

中原公司
 大減價
 營業時間
 自一月一日起改訂
 如下
 (商業)
 均自午十二時起
 (總行地址)
 啟者敝公司
 風行全球今
 美人畫片一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

展期十天
 商業儲蓄銀行
 自上午十時起
 至下午四時止
 止星期、休
 日租界廟島街(分)地址二
 出品念枝裝鏡
 酬顧客起見
 張特此聲明
 華北總經理
 訂報每月四角(分)

總店 旭街
分店 華中路口
總分行
（本部）自上午十時起
午六時止星期
出租界華中路

各路
日鋼甲
北
二十九日上海
入日租界、
容布置、即被我
甲車三輛、擊
機擲彈、到
日下午迄今

日軍被
車被俘三輛飛機被
車站被佔即奪回
電 各路進攻日
一部退回軍艦
奪回、日軍
落飛機三架、
處起火、商務印書
日午後三時

我軍擊退
敵擊落三架
日軍擬今夜總攻
軍均被擊退、二
北站一度被襲
死傷頗多、被
城內及開北等處
館湖州會館亦中彈
千槍砲聲方稍

退
 部退
 佔未
 存鋼
 被日
 由昨
 止

重
 一將向我國
 最嚴厲指
 二十九日
 電、日使重光
 向中國政府提出
 抗議書。要求解
 會及一切以

首都
 日居留
 均登兵
 二十九日
 午、通知駐
 緊、通領事館
 卸、至午五

提議 最嚴厲之 國抗 運動
 議 僑後、將 以國抗 運動
 民 留日 昨日 登略 領反
 國難 改二 一
 奉命 汪蔣 二十九日 馮夜開通 嚴密 駐 散飛 奉和
 國聯 意見 國聯 意見 國聯 意見

部隊 商對日 汪蔣 蔣已 航空車 停各艦均 會議 國府 定統一 行 軍防

八三二〇	彩頭
二七一四	彩二
八八五二	彩三
三二七一	彩四
五〇〇三	彩五

頭彩壹千元得主
 現任駐津海防司令官
 劉乃昌先生獨得號碼〇三三八
 二彩叁百元得主
 英租界寶善里十二號
 康香葛君太太合得六條(四一七二)

馬洋花方
牌灰磚
總事務所
天津法租
界海大道
電話三一七四
九一三零九



啟新洋灰公司

[illegible]

天
津
物
華
樓
金
店
廣
告

本舖因租界交通十五號照
常營業並在法租界監牌
店兩處交易一律克己務
期顧諸君隨意惠臨誠
歡迎估衣街分店現下暫
歸併在總店謹此布告

分店
電話
二二三七

營業要目
 押貨匯內放抵存各貼票經
 款物兌國款押款項現據理值
 路號四界租法行分津天
 路號四界法庫總行發區津
 樓白小路馬北處事辦埠本

本旅社茲因市面日臻安定擇於一月一日恢復營業內容大加刷新整頓敬祈各界士媛賜顧爲幸

外埠	天津	總行	上海	業務	業務	業務	業務
南昌	法租界八號	三號	漢口路	等	匯兌	貼現	存款
蘇州	第一〇號				儲蓄	當現	收欸
遼寧					委託	押	
南京							

代理國庫
經理公債
還本付息
經營銀行
一切業務
行址西河
沿

賤賣
各種藥品
八扣出售
遠近未及
登報聲明
真德育堂
天津宮北電
二五九二號

大輪
在春
院和
旁戲

曆元月
一日起

特價
展期
十天

索殿背毛葛

色線月掛毛葛	每尺一元五角五分
花印度殿	每尺一元八角八分
內花緞甸綢	每尺一元三角五分
資本金壹千萬元 公積金貳百四十萬元	總分行上海天津 北平青島南京

麥不加價

麥店每逢年節慣例
自爲新式理髮店洗
自不拘年節均不加
專

營業要目專辦一
切藥銀行儲蓄
業認藥辦貨商
專

宮謹啟
電話三三二〇七

無人、國人尙賸聞如故。此之謂國、寧不屈死國字耶、愚意若此以往、國際間不僅無表同情於我者、且咸將動其覬覦之念、長其攫奪之慾、曩昔列強分借我各港、分租我各界之舉、今日將演爲分攫我各省、分奪我各市、而無庸復假辭於租或借、梁任公先生嘗謂中國不至於亡、必至於瓜分、其將言中矣、

天下最可鄙之人、卽昏昧顛倒之人、中國今日卽無異於此種人、求欲不爲人鄙、安可得哉、人既鄙我矣、求欲不爲所侮、又安可得哉、是故爲今之計、必先化昏昧顛倒、爲果敢振作、庶乎國始爲國、所謂「果敢振作」者何、卽與日開戰是、戰之方式、宣或不宣、可以聽便、戰之成績、敗或不敗、可以不計、蓋今日我國已趨於萬不能不戰之地位、不戰必亡、戰或不亡（因日本能作長時期之支撐否、彼自問當亦寒心）、卽戰而必亡、尙可留此烈蹟慘史、以爲後人奮發報復之資、則九雖亡而或不至於永久亡也、

國藩

第二十二日本風貌：『板開價之則，謂女子此處當然者俗語之白虎、狎之者不吉。引田維勤云：郭瑞卿事以夫郭之白虎與否，姑置不論；而女子可畏，到此實爲深義在乎其間者也。』試言賭博：凡鴉片之內，有女子入局，或左或右，或站莊家背後，本利忽有女子入局，或左或右，或站莊家背後，則豪客輸贏，歷歷不爽，此蓋陽爲陰匿，所以負也必當以白虎爲然耶？又試言戰敗，夫兩軍對壘，勝敗於須臾，全在士馬指揮應敵，果敢前進，若主將貪女色、精神志氣，消散於淫慾之中，一旦出師，愆失措安，得敗，曹操之亡命於宛城，即爲女子所誤。豈獨魏之婦庸，亦係白虎邪？乃田維勤不自己淫，而手刃婦孺，真冤哉那也。

江之温州湖州女子：此處大都潔淨，即所謂水晶體水土使然，安可概稱白虎，而目焉不解，予嘗瀏覽書及天經驗所得大凡婦女腋下蓬蓬，而此處光潔者，方曰天真，又其上端肅有三根鬚髮挺如戟，若通體無草木，是水晶品也，非白虎也，且其內後者賤，前者貴，中洩水，如鯽溜魚瀉，而粗大有重樓複宇者，外寬敞，而僧人入內，四邊不透，如玉盤，如散珠，瑋錦，而變滑細者貴，外緊張，內有重重樓複宇者最富盛，而僧人入內，四邊不透者貧，又如一室藝簪，主佳，今之年輕妓女，於棚上五堂未全看有之，生成水晶體者亦有之，乃絕閱歷，少研究者矣，我於是作白虎通。

金●
甌●

精醫氏慕次，有所謂呼
二齋者，曾仲鳴與榮樸
也。曾氏愛好文藝，其性
受汪氏之陶冶，對人頗
自表其坦率，且善揮霍
正氏尤悅之。現已爲
氏身畔不可少之人物，
氏病中，跋涉京杭，曾
隨行扶掖。二十二日，
氏在京，乘興謁陵，下
道後，曾扶汪出興，而
華熙館館主汪鑑榮君
布檄以待，諸留一影。
氏慨然，立於中，孫吾
張鴻泉等，相傳之，時
正微雨，坡道膩滑如油。

曾患汪傾跌，時時扶之以
手，讀書於照片中，尚可

蝶影聚焦

有吳某者，素患神經病
父之名，遍發油印函件
咸呼之爲吳神經。前次
人介紹，得福明星公司
胡登報，得爲副，力請
加入，立近胡氏。影片
傳，反請頭像剪去，竟
爲，懸室中，以爲炫耀。
余與胡女士之永遠紀念
天雷劈頂，不得好死。
於此，爲司囑駐中代表某
收回相片外，並命吳登
，至今尚未了云。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person in a highly ornate, dark costume. The costume features a large, decorative headpiece with multiple tiers and what appears to be a face mask or a very large, stylized head. The person is wearing long, flowing sleeves that extend past their hands, and a long, dark skirt or robe.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traditional or theatrical costume, possibly from a Japanese or Chinese performance. The person is standing against a light, textured background.

前日隨友打茶團、妓女
六說一笑話、頗有趣、爰
寄本風 昔有登徒子者
性慾絕盛、御內精虛夕
其妻不堪旦之之伐 患
垂死、閻王命、鬼往勾魂
、至窗外、聞妻哀求曰
看我虛弱得都快變成鬼
、餓了我吧 登徒子不
、且曰、就是鬼我也要

(三)
(十)
(九)

昔沈肝若先生作鴉片賦，形容盡致，膾炙人口，賦中膏煙一節云：「取此脂膏，大似陰陽為炭，去其渣滓，居然造比爭功，調蜂蜜之絲絲，簾風扇碧，滴白酥之點點，爐火飛紅，一吸煙云，一食無求飽，舍之則藏，脫手成珠，如椰麻姑之土，焚膏繼晷，疑偷韓壽之香，鴉鵲驚青之餘，另傳鴉片，烟袋烟壺而外，更有烟槍。」另一節云：「彷彿仙飛枕上，逸興橫生，分明藥善房中，春宵久戀。」歷歷寫來，非吾中人不能道。

余感黃君，善刺圖章，久淪黑藉，嘗謂得自小孔之錢，仍斷送於小孔之內，（上孔蓋指圖章挖鑿之孔，下孔則指烟斗之孔也。）然竟因之資簪，落魄以終，曾仿李華古戰場文自悼云：「吾想夫茶烟一榻，橫陳便使，人留客，雙信角，戰毒癮攻心，涕垂目練，纖屑靡棄，賈來如賤，神刀縮骨，變餓餓面，主各相顧，頭昏目眩，一吸一呼，勢如瀾電，今也烟消雲散，曉吐暗瀉，破壁留剛，敗氣成癡，風燈搖搖，欲吸則斷，消耗半泡，痛深切，回思當年，無大胡，傾家蕩產，狂拜香唐，自流煙土，人稱鬼半，捐祖堂復役，身歷廢民之藉，金填無底之窟，無具無錢，同枯骨可勝言哉，氣終力盡，財竭分懸惡，容色灰兮，腰骨折，兩手空兮，生死歟，吸矣哉，終身殘疾，戒矣哉，奄奄一息，我自無愁，人代為悲，一身已矣，妻孥何依，」鬼氣森森，傷心慘目，世人趨此死路者，不知凡幾，讀之其尸廢然返矣。

人有集古句「重簾，捲留宵代，短笛無花信，口吹，」以關台癮君子者，甚妙。褚士璞嘗自時代，華某放烟至中有聯云：「脂膏蘭性命，燈火煥烟霞，」着意領揚，可謂君子自重。又數千余在保陽，曾見禁烟局門內有楹書云：「一局禁烟，烟禁禁烟，」小人懷土可懷。

創

塾師某，性懶惰，嗜晝寢，肅生執書問字，卽令在帳外述字形狀，供其猜測，庶接書詢問，一舉手之勞，不願也。一日，甲生問字，某詢何形，生曰：「形如祖宗牌位。」某曰：「無卽爲『且』，有卽爲『昌』。」乙生又問，某詢：「形，生曰：「形如爆竹。」某曰：「無藥線畫目，有藥線畫爲『丙』，丙生復問，某詢：「形，生熟思，乃其似，告以帳外，親師仰面而臥，四肢大張，有曰：「形如先生臥像。」某曰：「無卽爲『犬』，有卽爲『太』。」生曰：「卯子雖有，但不生師胯下，而生師頸側耳。」某曰：「是乃『犬』也。」

一見
簡出

口北洋戲院梅蘭芳、經香界挽留、於二月一日晚

名伶與鐵庵
 於月初完婚 初二初四初三日
 連遭三條人命
 官司、人皆以為
 婚期不利云、
裕德里晏游別墅
 九紅老三、於前
 日實行下嫁一南
 皮李某、聞季某
 係因入籍以訟事
 並離來事、下初

此美遇云
前日平市藥華和美秋小
浸波素娟兮之八五花潤
美秋粉澤金蓮。中間
忽然忘却。不知手足之
所措。一聲倒好。竟至
鵲立台上。觀衆皆曾以

福壽里行。據此中
大有飽遇容探橫結。

代郵
顏秋先生來函。請寄東門
內世德里四號便妥。
承問者拜上

[illegible]

中煮煙一節云
爭功、調蜂蜜
煙云、「食無求
疑偷韓壽之
有烟槍」另一
春宵久戀、歷
錢、仍斷送於

醫
存
療治
里任
電話租
三局界
二號華

犧牲血本之價大
本號為減輕存貨起見象
特將八款價目國曆
減價出售所有各貨
減價口所惠顧諸君
夕臨時機難再幸勿錯
老九章莊綢緞
電話三局三九九

國製復甦丹

黃肌瘦思飲食四肢無力
自汗盜汗午後發熱腰酸腿
痛起前錯後忽多或少顏
娘月經不通乾血癆症此藥
補虛無論新久血經百病無
也

倡門
小說
此中人
集
何壽昌著

第十四回
其時軍機處對李鴻章
老學究治游宴桃李

希望得過一位知己，果然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在這一團團守株待兔般等待呢。這帶客人，於是奇怪，來得這麼晚，同行的人還又非多不可，一間小屋子，被他們七八個人擠得水洩不通。可是人數雖多，竟有什麼用，在一般客棧的姑娘們眼裏，那帶人實在不是生意經，六七個後生，簇擁着一個精老頭子，在屋子裏咕咕哈哈的亂叫，再細看他們的形象，那些後生們，每人都是一律的空統的長袍子，找不出半件官派的馬褂，就是袍子的質料，也愛國布斜

紋布的為多。新式綢緞的絕少。長袍腳下，却又有些發極不相稱的皮鞋，蹣跚起來，往往吵得人腦子作痛。這世界，作這樣打扮的人，憑他們經驗看來，一猜就着。這定是些一般窮苦的大學生。雖然大學生在北京市面，很闊氣，而穿着很華美的西裝的，不是沒有，但今晚這一帶，却是一色的袍子式的窮生，並無西式的新斯德士內，大概這般人窮氣十足，酸氣也十足，外，不度德，不量力，也要逞起胡胡來，頂出角也只會打一塊錢的起碼茶圍，却是丁個一舉，八個黨，不踏進姑娘的房間便罷，一路進來，卻不隨便把八個黨，一坐總得兩個鐘頭，好幾張嘴，死死的高談闊論，吵鬧不休，他們杜撰了許多唾沫，發洩了無窮酸氣，原沒什麼可信，只苦了這倒楣的姑娘，為他這一塊錢的盤子，錢，却須賠點上好幾隻乾濕盤子，和一盤

社會
長篇
湖海平生
求幸
主撰

第一回 一個時代裏的小學生 (一三)

勞生唯唯是從，在六月間就約約搬了過去，在剛要搬的那一天，勞生的父親也從長江下游趕來了，他老人家是回籍去料理喪事和家務的，半路上也順便看看兒子，父子相見，少不又是一場抱頭痛哭，不料這一場哭得之淚，勞生還不會說完，他父親又月了個不幸的消息，他的叔叔也在前些日子，害了個時症，病故在鹽船上，他叔叔叔膝，猶虛，向來就愛勞生如己兒，一臨危之時，還再三要求把勞生兼統與他，此一番靈柩由鹽船帶回原籍安葬，勞生少不得也要，船被賊賊，哭哭一，最後勞生父親對勞生說，一半天就要原船南歸，料他叔叔叔父的葬事，叫他仍在湖北好好的考，他于他父親走後，就暫行遷往武昌去住幾日，這次他所在的地方，是他蕭姑丈新建成的新校址，那地方原是個武當宮舊院，位置在武昌城內蛇山腳下，也正緊貼着舊鶴樓的山腰，如今將舊院拆毀，順着倚斜的山坡，高高低低築了三層洋式樓房，遠遠望去如層層疊疊，形勢是極其美觀，堂堂長室在最前面，層層房樓下，是一間窗明几淨的大屋子，他這位姑丈藏書很多，全用四四方方的大木箱存放着。

武俠
小說
山東林豪俠傳
老著

第七回 鎮鐵塔走馬松林林豪俠客 (一三)

談話一回。各歸原座，行人重把酒盞，推杯換盞，正飲酒興淋漓，把酒盡去刀之事，早拋在九霄雲外，趙狗子慌張跑到，口呼客東三太爺，今有桃花山二寨主雲雲子謝家寶，從東山所史家寨來，不知為何，惹得八卦教教主紅眉老祖座下，廣八無邊寶真八大掌教趙九州，派徒弟帶着聯莊會，千多人，兵圍史家寨，說甚麼二郎廟死的會員報仇，史彪又吃了，一驚，謝家寶主在那裏，快請進來，趙狗子答應是，退外將謝家寶領到，謝家寶滿身風塵，對着史彪，一安，又對溫學教和任座座，奉了個羅圈揖，史彪，八卦教何時包圍敝寨，如何了結，謝家寶道，言難盡，小姪邀來同回營，八寨圍剿，謝家寶道，位老先生，出頭講和，結果阻了金日銀七千兩，又派金玉璋先生代表赴蘭山縣二郎廟弔孝，方算和平了結，史彪聽至此，打桌一拍，萬惡的八卦教徒，左道惑衆，說些民財，氣煞我也，待過幾英會，俺率大子金山前往河南衛輝府，到滑縣城內七星堡，找紅眉老祖和他說理去，其實紅眉老祖已成地仙之體，修到元神出游，慢說史彪見不着他，就是坐鎮上清宮紫微天玉李太極祖師，還得北面稱弟子，不過史彪吹噓句大話，由出口悶氣罷了，趙狗子又來報，平原呂家寨包圍二寨。

社會

朱德安

陳懷言

第二回 漢月庭中自憐影瘦 夕陽塔下初試口脂

劉得蘭門口、王政又問道、你不願在這裏吃東西、我們到東安市場去吃點心、益君又搖搖頭、我不去、你肚子餓、一個人去吧、王政道、我肚子餓是有些餓了、我今天在學校十二點鐘出來、只在附近小飯館吃一點東西、直到現在還沒吃過、我想請你到東安市場東亞樓、痛痛快快地吃一頓、你看如何、益君見王政再三說着、笑着、我陪你去、此時趕到家裏、只怕他們已經開飯了、王政見益君答應和他一塊同去、才高興起來、連喊車、車、霎時間、門口十幾輛人力車、給他一哄、蜂擁過來、王政看準兩輛點着雪亮水月燈的車、和益君各坐上一輛、一路足鈴鈴叮叮、似流星趕月一般、拉到東安市場去了、到得市場、走進東亞樓一間雅座、叫了兩件菜、飽餐一頓、才和益君一同下樓、剛打吉祥戲園經過、却見桂雲和一個女同學、由東邊走過來、原來此時桂雲剛由光陸電影院、看完電影出來、正想到東亞樓去吃點心、恰巧和王政對面碰着、王政因為剛才託詞有事、不和桂雲去看電影、現在和益君走在一塊、給桂雲碰着、心裏有些慚愧、桂雲却很自然、向王政點頭道、你要去看電影快些去、只怕第三場比第二場人多呢、說着、笑了一笑、攬着那個同學、一逕上東亞樓去了、益君問道、她說什麼電影、王政道、今日光陸放演遊宮歷史、片子是很好、我和你去看看好不好、

天風小說刊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三十日(第一三二號)

社會

洛河血腥錄

(七) 邊倉

七姑見她母親一離開、一個人便倒在連青懷裏、你不要走呀、連青見她如此、只點點頭、可以的、我不去了、剛才那個姓白的排長、和你大概也有交情、七姑把頭向連青肩上一輕輕碰了、下道、不許你說個、什麼交情不交情、我不懂得、連青笑着、那我走開、你也不承認和我有交情了、七姑道、我教你不許說這話、你如何反說了、連青笑着、你不許我說個、應該說什麼呢、七姑道、你自己想想、應該說什麼、連青搖搖頭、我不懂得、七姑一手勾住連青的脖子、低低說道、你若嫌連青不好睡、你有地方、我可以跟你去、你有地方沒、連青不覺防七姑會問這一句話、怔一怔、我這裏不熟、有什麼小客棧沒有、七姑笑着、你若嫌連青不好睡、不如到我家裏、客棧比這裏還靜呢、我有一個表姊、她就在做客棧生意、現在、一個人弄得不成樣子了、連青道、小客棧裏住不得、我們在商界的人、由那裏找好地方、七姑道、就是你們商界老總容易找地方、難道不遠、有個正豐轉運公司、他們是專做鐵路來往買賣的、公司裏有幾間房子、從前有一位黃連長、他帶我到那裏去過、連青道、他那裏可以借房間呀、七姑道、是的、我去過好幾次了、那邊房子好、又乾淨、那位賬房先生又客氣、那裏很方便的、你也可以到那裏借個房間、

清代武俠

雙桿十三響鞭橫關東

紅鬃子中之女盜黑衣

(十八)

當場獻技、以示可用、紅鬃子觀之曰、亦佳、汝所學雖燕青拳之門、而未入燕青之室、果精此道者、豈能伏鐵窗下、甘仰獄吏牢卒之尊耶、不必本山主與汝較身手、汝請以白刃進、本山主當空手奪刀也、蓋紅鬃子威名震山東、綠林道者、擅少林內家工、善輕身術、龍一躍登四五丈高之城樓、橫縱三丈寬之河流、更能赤手入槍林刀樹中奪白刃、掌擊

二寸厚之鐵板立斷、脆若蒹花之鐵鍊、經手便寸寸斷如環也、朱姑知山主負絕藝、官捕與敢正服盧之耳、伏地請受業於門下、山主亦愛其英爽、收為義子、悉以生平絕技密授之、并授朱允為少寨主、主持臥牛山分寨事、一年之久、凡紅鬃子所獲長而稱之曰龍者、朱亦無不聽之、但不及紅鬃子技之精而力之巨、紅鬃子有愛妾名翠蘭、膝下之名妓也、走馬解身、亦精技擊、且尤擅騎馬試劍、劍法為八卦奇門劍、山東兗州府陽縣無極教徒馬如虎所傳也、如虎昔日翠蘭之執事也、